

广阔的路



内 容 说 明

本书共收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通讯特写七篇和日记、书信摘抄一组，其中有的文章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这些文章，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新生事物，反映了广大知识青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迅速成长的动人事迹。他们的革命实践，是对林彪一类骗子宣扬资本主义道路，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种种谬论的有力回击。

广 阔 的 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12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6 $\frac{1}{4}$ 插页2

1974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5年8月湖北第2次印刷

书号10019·2210 定价0.40元

湖北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录

“扎根园”里苹果红了

.....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七二级文学创作班(1)

广阔天地有志人

.....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七二级文学创作班(26)

和金鸡纳一起成长

.....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七二级文学创作班(62)

小将的挑战王 栋 李书一 焦延芳(87)

崇奉泽同志日记书信摘抄(113)

土窑洞里的赤脚医生李 如 谷 溪(140)

新教师和她的聋哑学生杨荣秋 王 蓓(169)

在这张考卷面前金兆晖(188)

“扎根园”里苹果红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七二级文学创作班

一

一九六八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进行。就在这一年冬天，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了。

十二月八日，天雾蒙蒙的，下着带冰霰的细雨。天津市人民体育馆大厅的两侧，竖起了十六个大字：“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工矿。”大厅里面正在举行毕业生大会，几千名中学生倾听着北京插队知识青年蔡立坚同志的报告。蔡立坚为他们讲述了自己步行千里到山西省杜家山安家落户，与工农相结合的经过和体会。散会时，一伙伙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男女青年，象潮水似的涌了出来。热烈的议论声和赞叹声，似乎使寒冷的空气变得温和了。这时，几个十七八岁的男学生沿着马路缓缓地走着。他们心情激动，显然大会的强烈气氛还在他们心头荡漾。

“听毛主席的话，路就走得对！蔡立坚的道路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农村是大有作为的，我们应当组织起来，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安家落户，扎根成长！”

讨论热烈地进行着。他们办起了学习班。当他们聚在一起读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时候，心里更亮堂了。

他们，就是南开区湾兜中学校革委会常委、六七届初中毕业生朱金毅和他的伙伴们。

几天以后，校园里贴出了一张红纸大字的倡议书：向蔡立坚同志学习，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到贫下中农中去，去开辟第二个杜家山！

一支“上山下乡长征队”组织起来了，墙上贴满了决心书，小小的校园里沸腾了。

六八届毕业生没有分配任务怎么办？又一张大字报贴出来了：我们要早一天到贫下中农当中去接受再教育！我们要早一天为祖国做出贡献！——他们是校革委会常委宋春元和他的同级伙伴们。

男同学去长征，女同学怎么办？又一份决心书贴出来了，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同样能做到！我们要用双手把地球绣红！——她们是校革委会常委丁桂荣和她的伙伴们。

新生事物出现了，这是英雄的红卫兵向旧的习惯势力发动的又一次冲锋。这时，有人发议论了：“别太冲动啦！长征那种苦，你们受得了？”青年们回答道：“革命的传统不能丢！比起红军长征来，我们甜多啦！”他们清楚地懂得，旧的教育制度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旧的习惯势力是

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人民的江山来之不易，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任务更是艰巨。有志气的青年，要肩负起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任，扎根在祖国最艰苦的地方。

山西平陆县两位正在天津接收知识青年的同志听到青年们的呼声，兴奋地来到湾兜中学。

“到我们那儿去吧！”他们热情地邀请。

“平陆？不是平平的陆地吗？”青年们摇了摇头，“不，我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平陆的同志笑了：“你们是不知哇，我们那里过去是，‘平陆不平沟三千，沟底流水堰上干，吃水胜似吃油难’。虽然和解放前比，如今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可还是个艰苦的山区，而且那里也并不平静，阶级斗争也很激烈。”

“那到了平陆，得由我们挑选最艰苦的村庄！”条件还是这么一个。

方案初步定下来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也同时开始了。他们同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做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想着的只是走！走！走！走到广阔的天地里去！

最着急的要数小曹了。校领导看她未到年龄，不同意她去，同学们也都这样说。确实，她年龄是小了些，难道人小志气就一定小吗？她把母亲领到学校，跟校革委会请求。母亲来不行，父亲来；父亲不行，那就母亲父亲再加上叔叔一道来。

既然这会儿还没批准上山下乡长征队出发，那就先练起来。于是，湾兜中学出现了一支特别的长跑队：他们有男

有女，不穿运动衫，只穿着普通的外衣。在他们心目中，长征已经开始了。

这一天，六八届的几个男同学又向区知识青年办公室跑去；他们下了决心，非要负责同志当场批准不可。他们推开了门，不由得一愣，接待室里坐满了人，几乎都认识，原来是丁桂荣她们。再一看，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他们合计了一下，扭头又向市知识青年办公室跑去。一进门，二话不说，先一屁股坐下，摆好打硬仗的架式，谁知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却微笑着劝他们说：“你们上山下乡我们支持，但是不能由你们自己找地方，最好也不要步行，办公室会有安排的。今晚要收听重要新闻，你们先回去吧。”

一听有重要新闻，他们急于回去组织同学们收听、讨论，就同意见先回去了。

这一天——十二月二十日晚八时整，一个难忘的、振奋人心的时刻到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啊！“毛主席万岁！”全校革命师生一遍又一遍地高呼起来，幸福的泪花，挂在一张张年轻人的脸上。

座谈会在校革委会的办公室里热烈地进行着。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都在鼓舞着他们。他们说，毛主席早在三十年前就指出了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今天再次为青年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我们要坚定地走这条路，在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成长，一辈子深深地扎根于工农群众中。座谈会又变成了批判会。红卫兵小将们攥紧了拳头，愤怒地声讨刘少奇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散布的什么“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会又变成了誓师会。他们庄严地向党宣誓：紧跟领袖毛主席，大风大浪不迷航。

夜深了，明亮的北斗星，在静静地望着他们。

这一天晚上，校革委委员、共产党员、青年教师郝广杰，心情很激动。当东方欲晓，他写完愿与长征队扎根农村的决心书后，觉着有说不出的兴奋，好象多少天的困倦都悄悄地溜走了。

第二天早晨，鲜红的光荣榜前围着那么多的人。他们当中，有兴奋的，有沮丧的。小曹哭了，因为她在榜上看了好几遍，没见自己的名字。她抬起了头，泪花蒙住了她的眼睛。“我一定要去！”她几乎喊出了声。从此人们看到，长征队的后面，总跟着个小姑娘。她俊俏的脸上露出坚定的神情。不久，别人都穿上了发下来的长征鞋，她没有。别人都打上了绑腿，她没有。那也动摇不了她上山下乡的决心，她还是跟这支长征队战斗在一起。老师终于找她来了：“小曹，你穿多大号鞋？”顿时，她的眼泪又流下来了。这回流

的，可是欣喜的眼泪啊！

欢送会上，全校的红卫兵小将献上了他们用金线一针针绣起的“向贫下中农学习，永远跟着毛主席”的锦旗。

经学校领导批准，由青年教师郝广杰等同志护送小将们长征。他噙着热泪向大会表示：一定要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负责将小将们护送到目的地！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一个美好的日子。这一天，一支三十人组成的“上山下乡长征队”在由郝广杰等同志组成的临时党支部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战旗猎猎，阵容严整：正副队长是朱金毅、宋春元；正副指导员是丁桂荣、张振忠。

街道上，阳光灿烂，红旗飘扬。天津市十几万人民群众列队欢送，延绵二十余里。队伍的前面，走着曾经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战士、南开区革委会主任。今天，他要亲自送小将们一程。老战士步履稳健，新战士举步刚强，这使人不由得想起了奔腾不息的万里长江。这不就是那峰连涌，浪浪相跟的景象吗？是啊，革命的洪流，胜过长江！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千里迢迢，何必步行呢？”

红卫兵小将们并不这样想。他们说：“我们考虑到农村条件艰苦，怕我们这些城里人不习惯，就决定学红军去长征。”事实正象他们想的一样，长征途中，他们三进工厂，六宿兵营，到过白求恩的墓地，访问了刘胡兰的故乡，参观了大寨，走了五十一天，行程两千多里。他们一路学习，一路锻炼，思想提高了，身体健康了，信心也更足了。到了毛家

山,尽管条件的确相当艰苦,可是他们一点也不觉得苦,长征的意义就在这里。

经过二千里长征的锻炼,负责护送小将的郝广杰老师也深深爱上了毛家山,再也不愿离开这里的贫下中农,离开知识青年这个战斗的集体。他决心要象毛家山的一草一木一样,让自己深深扎根在毛家山,同小将们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二

腊月二十八,贫下中农象迎接亲儿女一样,把知识青年迎上了毛家山。毛家山的一切,小将们看来都是那样新鲜,起伏的山峦,层层迭迭的梯田,在吸引着他们,他们都暗暗下定决心:“干!让毛家山变个样。”可是,毛家山这个小山村山高风大啊!不久,便刮起了一股股阴风,说什么“进了毛家山,过不了劳动关”,“毛家山只有一个半人可靠”。这些话象闷雷一样在青年中轰开了。“毛家山真复杂呵!”青年们感到很紧张,个别人甚至见了贫下中农都躲得远远的。

大队革委会发现这个问题,决定要抓紧对知识青年进行教育。于是,一个三结合的负责教育知识青年的小组迅速成立起来,老贫农毛大爷担任了组长。

一个晴朗的早晨,毛大爷邀请了老贫农李大爷,带着青年们在庄里走了一遭。随后来到村头的“合作柳”跟前,老人招呼大伙儿坐下以后,便意味深长地说:“娃们,知道这为啥

叫‘合作柳’吗？这是五三年咱贫下中农办合作社时栽下的柳树。自那当儿，咱村贫下中农不管他姓张姓李，都拧成了一股劲儿。十几年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谁不是鼓着劲儿干？就说咱老支书吧，病重得眼看不中了，还叫儿子抬着他绕地看庄稼，嘱咐大伙儿，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把毛家山建设好。毛主席早就讲过，‘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你们想想，搞革命不靠咱贫下中农靠谁？就说李新玉大爷吧，大跃进那年，他在咱村第一个赶起了牛车。咱这里有句话，‘山区拉车如玩虎’。那会他已有六十啦，可还是一股劲地干。后来翻了回车，左胳膊砸折了，还断了三根肋骨，就这样儿，他还不甘心落后，在农业学大寨中，他用一只手舀水、点种。这样的老贫农还不可靠吗？你们瞧瞧，咱毛家山的土地，哪块不是咱贫下中农一镰头一镰头刨出来的？毛家山的今天，哪一点不是贫下中农用血汗换来的？”

“这会儿你们该明白了吧！”听到这里，李大爷再也按捺不住了，磕磕烟袋锅，站起身来，打断毛大爷的话说：“说毛家山只有一个半人可靠，这里面有阶级斗争，这是要欺骗你们，不让你们同我们贫下中农亲近，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啊！”

大爷们的话，就象一阵春风，吹散了青年们心中的迷雾。他们暗自责怪自己，怎能不加分析，听到什么话都相信呢？毛大爷这时也思谋着，这些娃来到毛家山，啥人都向他们伸手。毛主席把他们交给咱贫下中农，往后可得多操点心，好让他们脚跟站得稳稳当当的！

自从在“合作柳”下上了这堂阶级教育课，青年们认清了门户，认清了阶级。为了在大风大浪中培养青年一代，大队革委会和贫下中农决定让他们直接参加队里的对敌斗争。在上级工作组的领导下，经过发动群众揭发斗争和内查外调，查清了一个土改时杀害三个农会干部的反革命分子石印方的全部罪行。经过这次对敌斗争，青年们更加懂得，要想扎根农村干革命，就必须紧紧依靠贫下中农，不断地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贫下中农看到青年们一个个成长起来，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一天，毛大爷下工回来，刚到村口，一个老汉急急地朝他走来，心疼地说：“你瞧瞧，放牛的学生娃咋光着脚哇？”毛大爷向村口望去，可不是，放牛的知识青年小刘怕塑料鞋底滑，提着鞋赶着牛走过来了。毛大爷心里一紧：这路上那么多山石、枣刺，怎么受得了？这事儿咱得管！他找了几个贫下中农，把刚才见到的情形说了一遍，然后又深情地说：“咱缸里没水，这些娃们给挑。咱不识字，就教咱学文化。娃们把咱当成了亲爹娘，咱们可得多关心他们哪！”大伙听罢一商量，决定由全村贫下中农给每个知识青年做一双土布鞋，一件粗布汗褂。青年们管这叫“扎根鞋”、“反修衫”。他们穿上“扎根鞋”、“反修衫”，脚步迈得更稳了，心跟贫下中农贴得更紧了，贫下中农见了都很喜欢，都说这些知识青年越来越象山里娃了。

可是，最近有的社员对饲养员李玉亮有些不太满意。

一天，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李玉亮急匆匆地跑进了食堂。只见他黑红的脸上，两眼都笑得眯成了缝。他一把拉住司务长孙双喜的手：“好双喜，给我点米汤吧。”“你喝？”“喂我的小牛。”双喜一听，把手一甩：“得了吧，米汤是给人喝的。”玉亮缠住不放：“你知道吗，牛是农民的宝，喝了米汤才能长膘呢！给咱盛点吧！”双喜知道玉亮有股缠人劲儿：去年队长没批准他去喂牛，他拉着队长的胳膊央告着说：“好队长啦，你就答应吧。”缠个没完没了，队长没法儿，只好答应了。想到这里，双喜带笑地转身从锅里舀出了一盆米汤，递给了他。

玉亮高兴得什么似的，端着盆一步就跨出了门，这时正好过来一位大娘，玉亮差点儿撞上了她。大娘见是玉亮，带笑地责备他说：“我说玉亮呵，你可把我害苦了。我要磨点面，你把牛藏到哪去了？”玉亮把头一歪，说：“我好不容易把牛喂饱了，老干活，又该瘦了。今天是它们的星期日，好大娘，明天再磨吧！”

让牛休星期日。有些社员对他不太满意的原因就在这里。

其实玉亮喂牛还是很不错的。他设法寻来了喂牛的书，买来了给牛治病的医疗用具。有人要牵牛下地干活，他就帮着把牛套好，有人要使牛磨面，他就赶紧把牛送到磨房。只是有一点，谁也不能欺负他的牛。

为了把牛喂肥，他上山放牛的时候也常常背上几个大书包，专给牛拔些鲜嫩的草；还常常自己掏钱买些盐，拌在

草里给牛吃。这样，牛都长得很好，几头瘦牛也都很快就上了膘。

李新玉大爷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牛，他挺喜欢玉亮这小伙子，有时还帮他一起喂牛，教他给牛治病。一天晚上，李大爷吧嗒着旱烟袋和他闲唠了一会，问：“玉亮呵，你说说，把牛喂肥了做啥？”玉亮奇怪地瞅着他：“这是我的责任呀！”李大爷点了一下头，过了半晌才沉思地说：“我看见咱如今有这么多牛，打心眼里乐呵。在旧社会，我给地主放了半辈子牛，到头来连根牛尾巴也没落下。咱庄户人，谁不盼着能有自家的牛啊！合作化后，咱贫下中农才有了自己的牛。这会儿，咱山沟里还没完全实现机械化，还要牛出大力气呢。”

玉亮扑闪着两只大眼睛，已经明白了大半，这时李大爷又开口了：“你说说，光把牛喂饱了不干活还中？”玉亮不由得腾的一下脸红了，“让牛过星期日，我这个想法是不对，有片面性和盲目性。”他结结巴巴地说。

从此，玉亮的工作做得更出色了。后来队里又把几头老牛交给他喂养，没几个月功夫，全都上膘了，连那头站都站不起来的老牛也能下地干活啦。贫下中农对他越来越喜欢，都夸他牛喂得好，选他当了模范饲养员，还出席了县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贫下中农关怀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也就更加热爱贫下中农了。

这天晚上，知识青年丁桂荣挟着书本照例到贫下中农家去帮助学文化，回来时，天已经大黑了。她走到王文秀家

门口，想起他那个患软骨病的小娃，便走了进去。这小娃吃了她从天津买来的药，已经能够在地上欢蹦乱跳了。她把小娃抱在怀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从院里出来，她从心里想唱“山里的孩子心爱山，……”这支歌。她正往前走着，猛然听见有人喊：“桂荣——快来呀！”“啥事？”桂荣返身朝知识青年大院跑去。原来是一位贫农妇女得了急性肠梗阻，青年们心里急得象猫抓似的。桂荣二话没说，跟几个伙伴拿绑腿捆了个担架，抬着病人下山了。毛家山离县医院四十里路，中途还要翻一道大沟。青年们抬着病人，摸着黑，高一脚，低一脚地急急赶路。他们不顾疲劳和困倦，不顾汗水湿透了衣服，一心只是要迅速、安全地把病人送进医院，争取早动手术，恢复健康；终于他们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

两年了，青年们不止一次地抬着患病的贫下中农，走在這條路上；而当知识青年有病时，连年纪很大的大爷、大娘们也常常骑着毛驴，带着果子，从这条路上走向县医院去看望他们。青年们深有感触地说：贫下中农爱我们，是发自内心的阶级感情；我们爱贫下中农，是思想感情变化的结果！

有这样热忱的贫下中农，有这样可爱的知识青年，毛家山还愁变不了吗？

三

毛家山东北角有座山，叫“黑牛岭”。岭两旁各有一条

涧，东边的水大，西边的水小。过去，村里人用水，总要下坡担，所以“塬下泉水流，塬上渴死牛”就成了毛家山的一句老话。后来，贫下中农在黑牛岭西边的小涧上，埋了一条三里长的细瓷管，把泉水引进了村，吃水就不再发愁了，但没有解决浇地的问题。知识青年来了以后，人手多了，为了迅速改变毛家山的落后面貌，他们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引水灌溉的愿望更强烈了。

七〇年年底，县里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刚结束，新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郝广杰就三步并两步地往毛家山赶。他身着毛蓝对襟袄，黑布裤子土布鞋，一副地道的庄稼汉打扮。这阵儿，他心里正兴奋地回想着同红卫兵小将长征途中，参观大寨时的情景，住在昔阳的三天中，他往大寨跑了五趟，但大寨的一切总也看不够，学不完。最激励人的就是陈永贵同志接见他们的那一天了，他和三十名小将一起拥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陈永贵那双劳动的手，举红旗的手。当时他们心里暗暗地立下了誓言：“学大寨，赶大寨，毛家山上建大寨！”郝广杰越想心里越热乎，他决心带领知识青年，同贫下中农一起在毛家山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

回到了村，他便带着几个知识青年和几个贫下中农们上了黑牛岭。经过反复勘测，一个方案在他脑海里形成了：在村下东沟口上筑道石坝，造个水库，搞个扬水站，水泵一响，那全村几百亩地就不会再受老天的气了。有了水，还可以养鱼，还能种天津小站稻呢。他把这个方案跟大伙一说，知识青年们听了，心里就象打翻了蜜罐儿，甜滋滋的。贫下

中农却提出了好多问题，比如说，这得花多少钱？向上边伸手，符合大寨自力更生的精神吗？这时生产队长王文秀提出了一个方案：“打通黑牛岭，把东涧的水引到岭西，顺着埋瓷管引水的路线，修条明渠。这个工程完成了，不光咱村受益，还能支援别村呢！”停了一会他又说：“不过，在黑牛岭打洞，是个大工程，得费把子气力。”话音未落，七十多岁的李大爷说话了：“要学大寨，就得大干嘛，我老汉后晌死，前晌干！明儿个死，今儿个干！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累断筋骨也值得。”

贫下中农的话使郝广杰和青年们非常感动。他们想起他们刚来时，在磨石沟的坡上用石头垒了八个老大老大的字：“敢教毛家山变大寨”。这会儿才懂得，还是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深啊！

经过多次勘测，穿山引水工程在生产队长王文秀的指挥下开工了。当时，王文秀的爱人刚生了小娃，人们劝他留在村里照顾月子，他一挥手说：“不！这工程是毛家山开天辟地的大事，我是队长，咋能丢下不管。再说，这也是为子孙后代造福，我不带头干，能行？”这天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贫下中农把这条渠命名为“五·七”幸福渠。

这时黑牛岭两侧也同时开工打洞。上工地的知识青年和社员都是个顶个的棒小伙儿。其中当然短不了担任民兵排长的宋春元，担任生产队副队长的小郭。

宋春元办事就是一竿子插到底，咬定了的主意一口不放。去年他见队里玉谷产量太低，就想学大寨人搞坑种。